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

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今邑人至今稱之
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
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
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
於臨淮劇飲太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
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
輸寫府藏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

或記疏以爲然資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
君旣故人而簡易疏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
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
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
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
不朽昔羊叔子登峴首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
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
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
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
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
且不足而况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
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暢然長思而
一歎也

徐州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
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駢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
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
爲中國患久矣廼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
居城廓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州埽八月二十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十 二
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止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窓六先水未至以薪芻土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

皆積水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父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趾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濶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遂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一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十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門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之已而澶州靈平埽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
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
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
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
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黃州雪堂記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葺而墀之作室焉號其上
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
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目之所觸無非雪者蘇子
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
有所適而方適也興未覺爲物觸而悟其適未厭也

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
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杓人耶散人也而天機淺杓
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而止也有得乎有失乎蘇
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
曰嘻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
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諸礙而散其
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而裂以至剛
御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子能散也物故不能縛不
能散也物故不能釋子有慧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
如蜩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

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惟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要子爲藩外之遊可乎蘇子曰余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子之如此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耳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調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調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鳴跼蹙之不

已則藩之於子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旣焚而盡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之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悚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之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

鳥交反

也此凸也

他骨反

方雪之雜下也均矣

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而厭於

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
耳不猶雪之在凸者乎蘇子曰余之此爲適然而已
豈有心哉殆也柰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
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
雲氣之涵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
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
矣苟有動焉丹青之與靡麗冰雪之與水石一也德
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
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余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

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
人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
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人也遊乎赤水
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遊以適
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遊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
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
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畱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
矣是有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
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具有八荒之趣人而
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遯而僂不寒而慄淒凜

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水之疾
彼其趑趄利害之塗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
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
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已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
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皮弁
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
爾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於衣食闕一不可
將期與子遊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余且爲子
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
之上兮有碩人之其碩考槃於此兮芒屨而葛衣抱
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
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今日之是而
五十九年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恬昔
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
鞭吾怠終也釋吾之縛而忘吾轡是堂之作也吾非
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譏
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
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而動大明旣升吾方
展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我弃兮我其子歸客忻

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頤頷之曰有若人哉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亡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前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證無修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淪淪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聞聞爲真聞亦不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旣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
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歟蕭然是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覩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遺愛亭記

代巢元修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黽諒而已每歲之春與眉山蘇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飲之公旣去郡子瞻饒之於此亭寺僧繼述請名子瞻子瞻名之曰遺愛時巢谷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谷記之谷樸愚不羈之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而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一

記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先生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盎盎常與京師僧法華偈頌往來僧云盎日光佛化也先生弃官從盎游以爲盡得我道盎旣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身得舍利數升軾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

夏均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一
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師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趙郡蘇軾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日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筓手中

二小童子扶焉以筓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書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維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余觀何氏之生見掠

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惟黃州郭氏神最異余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箸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善篆字筆勢奇妙而

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余篆三十字云是天蓬明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濶無恙炳問安所識君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余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箸箕爲子姑神從汪若谷游哉余亦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託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歿見神於先後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宛若民多徃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託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何必以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竒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文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徃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

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燦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以罷諫職堅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踈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朕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卽擢置言職知伊亦甚篤矣今日除命蓋爲難與曾公亮兩立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於輕重之間故當且少避之卿可請來子細諭朕此
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手札亦不妨

熙寧元年三月故翰林學士楊公繪以知制誥知諫
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
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
學士滕公元 發使以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
藏於公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會公以母憂去
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等
以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 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
公皆蒙國士非常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

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誣故困於外十有
餘年 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卽起公然知之蓋未始
少衰也使 先帝尚在公豈不用終身者哉悲夫悲
夫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臣某謹記

法雲寺禮拜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它山之石平不
容垢橫豔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
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
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露佛

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故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維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馮惟寬捨

醉卿記

醉卿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岸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鱉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宵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外其糟丘階級迂伊南響而望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王齊拓土五千里僅於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徃徃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

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歿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爲之記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万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

入子萬壽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堂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碑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污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耻膺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

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卷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
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
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歿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
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
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飈山煙暮起宅臨舊楚
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
淮陰少年有目無覩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二

書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獻書 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
五日南至文武百寮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
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
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
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
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

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二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去體而一陽初生於體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可動可以畱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

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開闔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至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 聖慈 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干冒天威

代呂申公上書

臣聞人君以至誠爲道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
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
之外更作他德卽爲非德何爲至誠上自大臣下至
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
未嘗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則天下之不治
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
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
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若盜賊
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之孤立而危亡至矣
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
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禍莫速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
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皆
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
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
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
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
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
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則曰人主天下之父也爲

人父而不用術於其子則不可爲莊老之學者則曰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
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從
善人欲虐使厚歛則曰吾以強兵革而除暴亂雖若
不仁而卒歸於仁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
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
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恃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
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
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
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
徇天下要必資之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
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而
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
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私懷之謂也管仲曰畏威
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
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刑
威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
而幽厲桓靈之功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辯也

又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武功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條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請當執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纆塞聰耳目所及者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攷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

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疏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察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煩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必先之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息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

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繁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官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費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九年之蓄西域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調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以爲人臣之計則無功不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豈不過甚矣哉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朞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爲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歡快踴躍轉相告語誼誼紛紛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錫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至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

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爲賢人而況於公平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若亭戶之小且公爲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西蜀實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此其所爲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之政擢筋剖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歿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不覺歡呼歌舞之至此此其所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以因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歿而不

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令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不幸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如是則上之諸公雖有愛民之意而誰與共之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饑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三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以爲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拳拳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爲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驎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絕而効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意方蹄而密脇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

察則亦相士者之過矣夫某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后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見踈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凡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僕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塗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以盼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某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九
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來

答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材當深記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竒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無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苦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佛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所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滿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施用鮮不爲笑以此益羞爲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爲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人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提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饑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於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此矣頃聞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啟數百言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補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輔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某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待人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往也此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人皆欲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必詳矣明公亦然某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爲臣子忠孝莫大於能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蕃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兵出無功與有功而不賢

者皆不足道道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
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
征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年戾太子生自是之後
師行三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歿者不可勝數巫蠱
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
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旣平海內破滅
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房魏輩皆
力爭不從使無辜之人身膏原野於萬里之外其後
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歿其餘遭武后
之禍殺戮殆盡武帝好古尊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
宗太宗克已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
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旣足以爲后
世之累則凡忍耻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
矣某無狀以爲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
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公子孫實與享其報某
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謗不勝區區之
忠故移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實
聞此言

與孫運書

某啟脾能母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

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
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病
不生近見江南老夫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
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
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霑唇而已脾胃惡濕
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
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
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
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炙臍下
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
老人之術耳薑桂辣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
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上王刑部書

其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
地實楚之故國巴蜀旣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
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
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
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於是人材之秀風物之
美有屈宋■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

士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胡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舌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窻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旣覺而不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也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也而徇物則蔽於

物今足下論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
得人與物之說邪至此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
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狷介寡合
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
何則方員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合一
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自
必於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
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
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
未免矧其下者哉雖然亦思而改之爾恐足下未審
此聊復以書

答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
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卽日起居住勝知局
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遠津要所欲閉耳而
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拾衆人之所
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辦此身與之
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
河水一至遂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
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日俟逐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一五
去耳久不聞餘論頌鄙無所鐫發恐遂汨沒於流俗
矣子由在南都頻得問亦苦多事近詩一軸拜呈冗
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頗齋居內觀於生術似
有所得子由尤爲造人景山有異書祕訣儻可見教
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答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畱語與
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游希少思念公不
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
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

念咎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宜爾而釋老
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
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
灑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
緣屬和然時復一聞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
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爲廢之也
當更磨操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
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二篇及新詩碑刻廢

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窮約也通言畧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爲完觀他日成書盡以見借尤幸也篆書心經字小而神完尤爲奇妙君爲親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爲小字寫草字見惠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謾寫數字不稱妙筆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二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三

書

荅王定國書

某啟逋中領手書知已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解懸想知二千石風采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近頗有意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潤數年索我於閭風之上矣兼盡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君書久已收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旣已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

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
在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
今見定國每有書皆言感恩念咎之語蓋得詩人之
本意僕雖不肖亦嘗髣髴於庶幾也近有人惠大丹
砂少許光彩甚爛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
變化聊以怡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或
爲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卽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
有一奇士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
解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峒嶠令竟化於
麻州可不留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

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此人不惟有道術其與人
情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以
其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似覺有功幸信此
語使氣流行體中痺冷安能近人也近來江淮間酷
暑殊非人世所堪况於嶺外惟道德清曠必有以解
煩釋悶者人秋來翕然清遠計尊候佳勝君學術日
益如川之方增幸夏着鞭多讀史書仍手抄爲妙造
次造次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五卷
今已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娛老且以爲子孫
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爲一

又

某罪大責輕得此已幸但知識數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已所累尤異流落荒服親愛隔濶每念及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刺今得來教旣不見弃絕而能以道自遣無毫髮芥蒂然後知公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楊州有侍其太保官於瘴地十餘年北歸面色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定國自知更請加功不廢每日飲少酒節飲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其在湖服

兩殊覺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特亦吾曹所嘗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爾粉白黛綠者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斷之不繼旣是災難中用貶惡消厄致福之手段也

與王荊公書

某啟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愛甚厚別來竊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三
於鍾山之下旣以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七十日日
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
見公亦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
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
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
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習醫藥明
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
之如觀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
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想已釋去矣伏冀順時
爲國自重不宣

荅李方叔書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愧
悚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
數詩詞氣整暇有加于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
不相薦引讀之甚媿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
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
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
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謂兵鑑則讀之終篇終莫
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
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欲足下積學

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蕪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順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而考其實實至而名隨之名不可掩則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足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華老薦之某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名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

礪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必于某可乎漢處士私相溢美非古也殆以丘明爲素臣當獲罪孔門孟生正曜蓋亦蹈襲流敝不足法而况近歲妄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爲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言不及此不知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自重

荅舒堯文書

其效于曠曠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
微非翫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為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
齊秦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于
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
而給諸不敢當即乘來命少資盟噓

荅陳傳道書

人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三書為祝禮意兼重
當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少慰馳想某以衰病
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隅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
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弛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
遇不遇之論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
為侍僮僕為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衰病
何所取而傳道昆仲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
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東下至宿
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璧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
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筆老而思深
斬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

卒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某方病市人
逐利好刊其拙文欲毀其板矧敢更令人刊耶當俟
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
其言當令人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脫誤其
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
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盖有
以非面莫究獨作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盖被旨作
而誌文以景仁失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多無暇聞
都下已開板想卽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
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欲作碑也
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目嘗觀
此事故終之李六丈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古文
留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上呂相公書

某昨日面論邢蔓事愚意本謂邢鼻是平人邢蔓意
其爲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深法恐今後欲殺
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卽免擬公
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歸而念
公言旣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秦泰課兒於大醉不
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爲定作可憫奏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啟姦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其始者亦以爲然故以書過錄黃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則情可憫可以皆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那叢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料而那叢臀杖編管秦課兒決殺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尚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與孫知損運使書

某頓首再拜知損運使閣下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交憤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人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乃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鷦鷯爲人猜恐好兵邊人盡知之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可盡也虜涵浸德澤

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驚恐其下必有一貪功好利之人誅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徧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人及稍加優異使皆淬厲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所變所費不多亦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爾

與劉宜翁書

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某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某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逐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社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胷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翁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肯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

受道之質三謹令德翁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翁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艱於往返咨問幸與某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某亦眼根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搢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岫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竒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障可復談笑一遊則小子當奉杖履以從矣昨夜夢神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發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遂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

荅王庠書

某啟二卒遠來承手書累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某罪負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奇瑋燦然如珠貝溢目非獨以鄉閭
世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
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乃吾家王郎子之文也老
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
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求千里於
伏櫪也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
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
大畧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
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
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
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分寓許下浙中散就
也旣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
愛乃遣萬里通問無狀自取旣爲親友憂及又使此
兩人者蒙犯瘴癘崎嶇遠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
方皆此中所無有苟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
舊患痔今頗發作外亦無他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
惟萬萬以時保練

又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耶少
年應科目時紀錄名數泐革及題目等大畧與近歲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三十三
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
取去今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
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
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
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
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
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
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
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沙
獵者不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又

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益增歎伏但恨老拙
無以少荅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
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
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爲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
者海隅處士不至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
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
勸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意察之

荅陳季常書

某啟惠兵還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次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庖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升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又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居家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念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須髯如棘莫作兒女態也在定

日作得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追過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至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畧似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廼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想安所以處此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及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它未及子由近見說顏狀如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三
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

荅曹司勲子方書

某啟奉別忽三歲奔走南北不暇奉書中間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日服食期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益放不卽裁謝死罪專人至教賜累幅慰拊周盡且喜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得罪幾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卽日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無他術獨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

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陳侯英魂少伸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安白身頗有立知之蒙惠竒茗烏藥丹砂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始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二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切祝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千萬千萬惠州風土善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叙復指麾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樂唯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示也

荅陸道士書

某啟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耳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病所念君弃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真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

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他一見子由礪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處士多從傳同年遊近傳得漢東漕幕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一二生爲本殆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后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

外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盃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數矣桂酒洒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惟善愛

荅黃魯直書

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卽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實爾者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如聞行橐無一錢塗中頗有知者能相濟信否景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矣水到渠城不須預慮但數日來苦痔疾百藥不効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麪兩碗胡麻茯苓麪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獨愈痔所得多矣子由時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宣甚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考庵忽爲之一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有姪孫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此奇志故爲作書然舊聞

其大夫人多病恐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人有程遵
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既有致窮
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易未
量也呵呵小德隨侍爲學已傳家法否似叔在此頗
長進也隔絕書問難寄惟倍祝保愛

荅孫志康書

自春未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
年矣卽欲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
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
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

堪任卽日孝履支持預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
自聞變故卽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患不知爵里
之詳今復覩此文旦夕卽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
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箚須不肖啟手足日廼出之
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
木同腐故決意爲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
意千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哉
某謫居已踰年諸况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
留宵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
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

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也玳瑁藥合見遺廼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裹等一一捧領感忤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廼無少物報謝慚負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此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不論開歲來此相聚雖爲厚幸然竄逐中維欲親故謙絕爲孤寂可怜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泰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人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爲聚其前后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廼傳世也斯人旣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已領諸兒子爲學頗長迨自吳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厚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領拜狀無益徒煩報荅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二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四

補亡

補侯公說項羽辭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

中而末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管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于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讐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嘻戲曰吾惟不肖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死之吾所以早夜痛心撫首東向而不忘也顧爲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以歸可乎漢王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沛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其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王示太公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豈足以辦此且項王陰懷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之庭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旋未終乃與趙王同載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差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耳之所哉漢王曰善卽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竊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竊弔大王似不恤楚矣項王噴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荐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恤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听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

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
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候
公曰夫漢王失朕快快而西因東歸之士收豪傑之
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
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
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也抑將區區徇
匹夫之節爲魯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
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戾將死
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策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
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
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
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何如耳
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
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
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权在我要
之而不能致則权在人权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
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
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愼惜此舉
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
之幸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四
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厲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久將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讐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吾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后已故吾深仇之欲蒞臨其父聊快於一時况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所臣臣請言

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乎今然而爲之八年知窮兵敗土疆日蹙反爲漢雌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之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后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

方布席徒手未及投也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智信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此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無如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罟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其地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

義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后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听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是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弃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

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之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特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者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可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犹日急鬪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耳候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未能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鬪之臣

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於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敝單獲休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莫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日與君王捐忿弃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皇天后土實如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荅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以趨漢軍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听臣臣無所愛命而歸漢王將

慟哭於軍曰楚之讐我者深矣使者再反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載天之仇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威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返語而主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后悔必爲者無弃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敕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赦還之臣切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情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追悔前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垓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

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俟楚
矣項王大悅听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
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旣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
歲卽自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者
故號平國君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四終

